

回归和谐

□谭国伦

春华秋实,叶落化泥,回归初始。这是大自然的轮回。

廊坊开发区内,一个个企业如同细胞一般构成了一个整体,上家的废弃物是下家的原料,第二家的产品正好又是第三家的必需品……废水、废气、废渣,这些看似累赘的东西,在工业园区不同企业间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回归和谐,奏响了一曲和谐乐章。

—

我们就像那一车马铃薯似的,经过好多道严格的消毒程序,才让进到车间参观的。

车间里很安静,没有机声隆隆、热火朝天,只有一排排不锈钢管线或粗或细地深入地下和伸入房顶。管线始终以平行线的排布在车间里穿行曲折,绝对没有凌乱和交叉,也没有斜出的旁门左道。横平竖直,在莹白色的灯光下,不锈钢管线闪着银光,清洁明亮,不染纤尘。很少见到工人,一切操作都在中心控制室,电脑掌控:温度调节、干湿度调节、物料投放、调料配比、质量检测、产品包装等,包括我们进入到车间的什么位置,中心控制室都了如指掌。

看似冰冷和寂寞,殊不知,管线内、罐桶内、密封箱内却是“水深火热”“刀光剑影”“你追我赶”“浴火重生”的世界。带着泥土气息的马铃薯在这里经过挑选、水洗、去皮、水洗、切片、水洗、烘烤、烹炸、调味、塑形、装袋……十几道工序后,就变成各种喷香美味的薯片,进入世界各地。

马铃薯变薯片的过程,有多条复杂的生产线,有着纷繁的用水回收系统。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中水和蒸馏水,中水、蒸馏水和自来水都会回收用于马铃薯的去泥清洗、去皮清洗。什么水用于什么环节,都有严格要求和标准。

好丽友公司每天消耗马铃薯 150 吨,那每天要用多少自来水呢?满产是 800 吨,平时都在 600 吨以上。如果把两次中水循环计算在内,日用水量超过 2000 吨。这个数字可不小。

带着泥的第一遍清洗水去了哪里呢?好丽友公司对水处理循环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使水质稳定达到一级 A 景观用水标准,用于企业冲厕、绿化、冲洗厂区,排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再处理。每年,他们因为水循环节约自来水 6 万多吨,节约成本 50 多万元。对于企业来讲,节约了成本就是增加了效益。对廊坊来说,同样也是生态保护贡献。

除却水循环利用,好丽友公司可圈可点之处,还在于每天产生的 15 吨污泥有了好去处,每天产生的 1.5 吨马铃薯皮也有了好去处。

部门经理杨万庆自豪地说,他们的楼顶是太阳能供电系统,车间里还有余热回收系统。企业已经迈进绿色工厂的行列。

二

水,人类的生命之源。科技现代化发展至今,水已经成为工业生产的命脉,广泛地用于能源、制造、化工、冶金、造纸、纺织、炼油、加工等行业。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中,废水仍然位列废气和废渣之前。解决了废水的处理问题,

环境保护便成功了一大半。其他的废渣、废气也要通过水的清洗和稀释等技术性处理,实现无害化。

普通人肯定想象不到,一个牛奶制品企业,竟然会是廊坊开发区用水第一大户。

为了解开疑惑,我跟随环保部门来到廊坊伊利牛奶制品有限公司。

“梁工,您有快两年没有到我们这里了吧?”

“是啊,虽然我没来,但是你们的状态我都清楚着呢。”一见面,宾主之间的微笑透露出真诚和友善。梁工,名叫梁春丽。她是企业的常客,作为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如何为企业绿色发展保驾护航是她和同事们昼思夜想的事情。政企同心,才能闯出一条绿色之路。

参观伊利牛奶生产线不用像在好丽友公司那样“全副武装”,在二楼可以居高临下隔着透明玻璃将车间看个明白。办公区域中间是 6 条超高温生产线和 14 条灌装生产线。回形的办公区域避免了夏天高温照射和冬季寒冷侵蚀,使得中间区域温度相对稳定,恒温处理成本也相对较低。

“这些管线里大部分时段都是流动的牛奶。牛奶在接收存入原奶仓后,需要经过分离、巴氏杀菌、均质、超高温杀菌、无菌灌装、包装等工序,才能加工成各种奶制品。但是这些牛奶经过的管线和奶仓的使用周期都有严格的要求,达到生产使用周期后需要进行停机清洗,设备清洗也要按照标准进行,保证设备处于安全状态。我们坚守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这条底线,为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廊坊伊利负责人介绍。

伊利公司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用水量在 1800 吨左右,而冲洗设备的水不能回收重复冲洗。这些水怎么办?

在伊利公司厂区西北,我们看到了最后的水处理系统,那个管口不论春夏秋冬,流出的都是 27℃ 的恒温水,按国家标准经过严格处理后,带着伊利人的热情和温馨流向了另外几家企业,继续发挥着它们的效用。如果是冬天,这些水还会经过取暖管道再从这里排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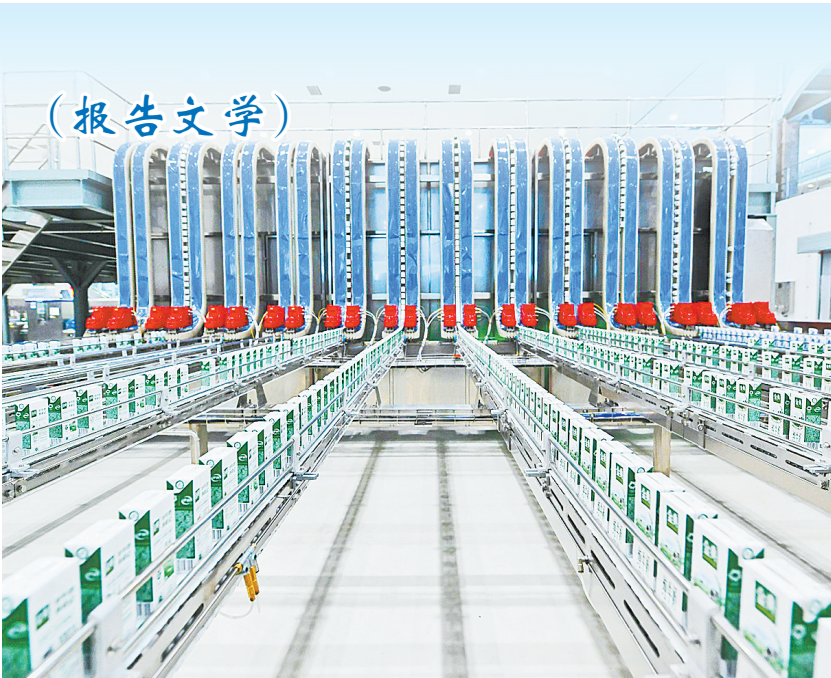
“给你们 5 毛钱一吨的中水,干不干?”当开发区环保人将这个信息介绍给从事汽车制动器加工的卢卡斯公司和从事涂料生产的阿克苏·诺贝儿公司时,两大厂家非常高兴。

这两家生产企业也是用水大户,每天用水量都在 200 吨以上。前者是用于切削液勾兑及货架冲洗,后者是用于冲洗搅拌罐。而厂区绿化使用了伊利公司处理后的中水,减少了新鲜水的用量。工业用水 9.3 元/吨,用中水 0.5 元/吨,成本每吨减少了 8.8 元,而伊利公司排出的水完全符合他们的部分用水要求。

双方都节约了成本,还实现了水循环使用的生态环保要求,水资源也得到了充分利用,一条生态链条的搭建,使得生态园区内的水资源循环利用起来。

三

梁春丽和几个同事是 1997 年到开发区的。那个时候,除了数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外,到处都是沙荒地,周围村庄



廊坊伊利牛奶制品有限公司灌装车间。

杜鹏 摄

林立。刚开始“筑巢引凤”,只要不是高耗能高污染,不分企业性质,来了就好。远不像现在,软硬件具备,“入驻”的环保门槛更高。那期间,在行政审批中心设置了环保窗口,他们成为行政审批窗口的环保工作人员。

二十多年来,开发区环保人不管职务和身份如何变化,当某个企业生产不符合环保要求时,他们总是及时出现在现场,和企业一起分析原因,帮助他们找上游的原材料问题,找下游的物料使用厂家,及时进行改造升级。

2011 年,开发区环境保护局成立后,他们以超前的思维站在环境保护第一线:环境保护,目的不是处罚,而是引导和服务。数百家企业日夜不停地运转,他们就常态化地开展巡查,有时候是白天查,有时候是晚间查,发现一家,整改一家。

为促使企业最大限度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减少生产排放,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尽可能地为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开发区实行了“环境保护奖励补贴”政策。2002 年开发区拿到 ISO14000 国家环保认证,2009 年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2007 年,开发区开始探索国家生态工业园示范区创建,2018 年 3 月经过评估验收,被正式命名为河北省第一家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十年磨一剑,当取得这一殊荣时,他们的心沸腾了,但他们也知道,肩上的责任更重了,生态工业园建设发展中,各种生态红线都是对他们的最低要求。

廊坊开发区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聚焦了以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主导的实体产业。开发区现有各类工商企业累计 6000 家,其中的重点企业分布在什么街区,什么性质,生产多少产品,产生多少废水、废气、废渣,还有噪音,都有一本环保账、布局图。

“其实,环境保护就是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有效延伸,实现能源循环、生态循环,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能源的浪费,减少污染,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工业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可持续性的和谐发展。”这是每个开发区环保人的共识。

四

走进廊坊城西的一处树林,一垄垄泥土偎依在一排排柳树下,掀开垄上覆盖的毛毡,黝黑的泥土中钻出一条条红亮的蚯蚓。

这是廊坊市臻集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的 800 亩蚯蚓养殖场。总经理刘汉波,本来办着一家家具企业,多年前,企业发展遇到瓶颈,他很是着急。听朋友闲聊,得知可以用污泥养蚯蚓的信息,决定再起一摊,先期投资 200 多亩地,潜心钻研蚯蚓养殖技术,这一钻研不要紧,得到了乐趣,尝到了甜头。

刘汉波办养殖场得到了廊坊开发区相关企业的认可,以每吨 160 元有偿处置费用支持他全年 21000 吨污泥,这些污泥有来自好丽友公司的下脚料,还有来自开发区污水处理厂等企业的有机污泥。这些废渣、污泥成为蚯蚓生长的最佳饵料,处理后的污泥还可加工成有机肥料。如果刘汉波将 800 亩地满产养殖,全年需要 200 万吨之多,“胃口”巨大。

蚯蚓在湿润和阴凉的环境里繁殖极快,生长极快。别看这些小家伙柔柔软软,吃起污泥来,不怕“撑坏肚子撑坏胃”。从小米粒大的虫卵到 10 厘米长的成虫只需要 1 个月。养殖场日消耗污泥 1300 多吨,每天可收获蚯蚓 1 吨多。

工业处理污泥,传统的办法大都是焚烧法,但这个方法处理成本极其昂贵,焚烧 1 吨的成本是 5000 元。不少地方采用填埋处理,成本降下来了,但是土地污染隐患又上去了。或者是把污泥交给有资质的单位去处理,处理费用依然很高。蚯蚓养殖让污泥有了好去处,蚯蚓吃过污泥排出的粪便,还是田里上好的农家肥、有机肥。在刘汉波的规划里,从蚯蚓养殖延伸开去,花卉观光、绿地宿营、采摘养生、少儿研学正逐一实施,污泥处理又延展出新的自然生态产业链。

五

生态环保,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生态环保,指标要求方方面面;生态环保,不能突破任何底线。

我们通过好丽友公司、伊利公司、臻集公司的几个画面,可见廊坊开发区环保工作的潜心探索,也足见廊坊开发区环保人的艰辛。在说到今日之成就,开发区环保人都谦虚地说,这是几代开发区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勇争一流、探索创新的结果。

车行在廊坊开发区宽敞的马路上,整个城区绿树掩映,鸟语花香。蓝天白云下,阳光旖旎,满眼的花红柳绿。让流水回归江河,让泥土回归大地,这是现代化工业园区最和谐美好的生态循环。

在浅滩觅食。沧州人说,这运河是“活着的遗产”,他们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为了护河,沿岸企业搬迁,污水管网改造,生态补水工程让河水四季长流;为了兴文,运河文化节年年举办,诗词书画里尽是运河的影子,就连那沧酒的酿造技艺,也成了非遗,在运河畔续写着新的传奇。

站在楼头,一艘游船驶过,船窗里飘出欢声笑语。忽然想起明代诗人登楼时的感慨,六百年光阴流转,运河依旧是沧州的魂,只是这魂里,多了几分现世的安稳与热闹。当年的盐商或许不会想到,如今的运河不再肩负沉重的漕运使命,却成了滋养一方的“生态带”“文化带”“幸福带”;当年的文人或许不会想到,他们笔下的运河诗意,正以另一种方式,在沧州人的生活里徐徐铺展。

离开南川楼时,夜色已深。回头望去,古楼的轮廓在灯光里若隐若现,运河的水依旧在静静流淌。忽然觉得,这楼、这河、这人,原是一体的。古人在此望运河,望的是生计与情怀;今人在此望运河,望的是乡愁与未来。而那不变的,是中国人对土地、对河流、对光阴的敬畏与热爱,是藏在血脉里的,对“诗意栖居”的永恒追寻。

且登楼梯吧,看运河水汤汤,流过古今,流向未来。看两岸人家,在这悠悠河风中,把日子过成了诗,写成了画,也酿成了,一坛醉了千年的沧酒。

心路

父亲·楷模

□张燕峰

父亲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热情地挽留父亲留校做他的助手,可父亲婉拒了教授的美意,他说:“家有未婚妻,还等着我回去完婚。”父亲的好哥们深为之惋惜,劝说父亲:“目不识丁的村姑,哪里配得上你?留在省城,什么样的好姑娘找不到。”父亲说:“我读书离家这些年,全靠未婚妻照顾爹娘和弟妹,我可不敢忘了恩负了义。”

从小我就知道,母亲不识字,闹了不少笑话,但父亲从来没有嫌弃过母亲,甚至连一个厌恶的眼神都没有,相反总是宽厚地一笑,耐心地给母亲讲解各种知识和道理。不仅如此,父亲还在结束了一天紧张繁重的教学工作后,不厌其烦地教母亲识字。后来,母亲认识了 3500 个常用汉字,读书看报全不成问题。

父亲对妻子温柔宽厚,对儿女也极其慈爱。无论我们犯什么错,父亲从来不曾疾言厉色地训斥,更没有粗暴地动过拳脚,总是和颜悦色地给我们讲道理,之后便垂头不语,似乎犯错的人是他,理应受到责罚的人是他。父亲的神情比打骂更让我们愧疚,我们便暗下决心一定要争气,给父亲争光,让他以我们为荣。这也促使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养成了自尊自强的性格,并因此受益终生。

由于父亲在教学上取得突出成就,几年后被提拔为县一中的校长。那时,教育资源匮乏,很多孩子都上不了中学。每年中考过后,总有乡亲恳求父亲帮忙,父亲总是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乡亲们都感念父亲的恩德,买来烟酒酬谢父亲。父亲总是摇摇头拒绝:“孩子想读书是好事,是关系到他一辈子的大事,只要他好好读书,不给我丢脸,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多年之后,一个曾得到父亲帮助的学生在南方做生意发了财,他带着昂贵的礼品来看望父亲。父亲说:“如果你有心,就多多为家乡作贡献。”在父亲的启发鼓励下,他连续多年奖励家乡考上二本院校的孩子每人 2000 元,在他的激励之下,家乡有好多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

一年寒假,父亲上街办事。看见一辆马车飞驰而来,车夫把帽子压得很低,尽管如此,父亲还是认出了他是学校的教工。父亲还看见马车上放着一个铁炉子,不禁心生疑窦。开学后,后勤主任来报说一间教室里的炉子丢了。父亲问了一下丢炉子的大致时间,恰好是那位教工值班期间。父亲一下子明白了。由于大家都怀疑是那位教工监守自盗,都主张报警。但父亲不同意:“年轻人难免一时糊涂,如果被警察抓住便是一生的污点,他的前程就毁了。”于是,父亲找来那位教工问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学校会尽量帮助他,可千万不要做糊涂事。年轻人很羞愧,连声说:“老校长,对不起,我错了。”第二天,丢失的炉子就出现在教室里。

2019 年 6 月 3 日,84 岁高龄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无法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我陷入万念俱灰的泥潭中,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和动力,浑浑噩噩,萎靡不振。

一天清晨,我从睡梦中醒来,突然想到如果父亲泉下有知,一定对我的颓废不满意,一定会骂我没出息。于是,我振作起来,决心把父亲对亲人的爱和对世界的善意传递下去。从此,父亲成了我人生的楷模,我的一言一行都尊崇着父亲的教导,努力成为像父亲一样满怀爱意和善意的人。

繁星

夏风的信笺

□杨丽丽

不必追问
这阵风来自何方
它掠过田野
拂过荷塘
让麦浪翻涌成金色的诗行
给每片叶子都染上蓬勃的光

看啊
白云在风中舒展翅膀
蝉鸣是夏天最热烈的掌声
溪流顺着风的方向流淌
把清凉送向远方

无需徘徊
莫要彷徨
夏风带来的不只是热浪
还有勇气
即使烈日当空
也敢把梦想点亮
迈开脚步吧
迎着风的力量
让青春在这个季节肆意生长

远行

□陈敏

汽笛扯破黎明的静谧
行李箱的滚轮碾过梦的边缘
母亲站在老树下
目光将离别的路,铺成无尽的思念

她的手,在风中微微颤抖
似要抓住什么,却又松开
那些未说完的叮嘱,被风卷走
散落在我身后的旅途

故乡的炊烟,是她的牵挂
袅袅升起,缠绕在心头
我像一只风筝,越飞越远
线的那头,始终系着她的守望

当异乡的月光,洒在窗前
我抚摸着旧行囊上她缝补的痕迹
才明白,母爱是一场无声的目送
我用背影,回应她的深情

随笔

登南川楼

□侯兴锋

筋水泥的桥,只有木舟轻摇,橹声欸乃;没有轰鸣的机械,只有纤夫的号子,在两岸间回荡。盐运的船只载着帝国的财富,从这里启程,经天津、通县,直抵京师;沧酒的酒坛摆在船舱,随着水波轻晃,将沧州的声名远播。

我试着想象古人凭栏的视角:春日里,运河两岸杨柳堆烟,新燕啄泥,农人在水畔播种,孩童在滩头嬉戏;盛夏时,荷叶田田铺满河面,渔舟破水而过,惊起满池涟漪;深秋里,芦花似雪漫天飞,商船披着夕阳归来,船舷上还沾着未干的露水;隆冬时,河面结了薄冰,唯有楼前的铜铃依旧响着,为这寂静的冬日添几分暖意。那些文人笔下的“运河八景”,或许就藏在某片波光里,某缕炊烟中。

如今的运河水,依旧在南川楼前流淌,却早已换了模样。凭栏下望,只见河水清冽如镜,岸边的芦苇随风摇曳,偶有白鹭掠过水面,惊起细碎的光斑。沧州人对这条辖区内 216 公里的运河,终究是怀着深情的,他们清淤疏浚,让河水重归澄澈;他们植绿护岸,让两岸焕发生机;他们修缮古迹,让历史有了栖身之所。

沿着运河漫步,可见亲水平台上,